

文人和匠人的吊诡

——对话钱忠平



钱忠平

1966年5月5日出生，浙江人。1985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附中，198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，2000年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，现在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任教。

洗象——钱忠平水墨作品展

开幕时间:2018年12月1日 15:00

展览时间:2018年12月1日—12月16日

展览地点:芥墨艺术馆(南京市中央路302号创意中央产业园11栋)

主办方:南京文化创意产业协会

承办方:芥墨艺术馆

当我们以“匠气”否定一些作品的时候，总是会忘记自己仰慕不已的许多传世经典恰恰是匠人的杰作，如敦煌以及永乐宫的壁画等。事实上，不管是文人画还是匠人画都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珍视、糅合、传承才是根本，不过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才情。而钱忠平显然在这方面有着自己较为深刻的体会。

钱忠平(简称钱):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

于量(简称于):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副教授

于:你是如何看待文人画和匠人画这两个概念,如何界定两者之间的边界?

钱:这两条线对我来说都很重要,总在尝试文人和工匠这两条脉络何以有机地糅合一起。现在略重工匠这条线,从敦煌包括敦煌之前的,还有北魏、北齐的佛教造像,立体的造像和平面的壁画同时关注。比如我画人物,虽然画的是平面的,其实总有一种雕塑感,雕塑感不是将它立体起来,而是指造型的某种意味。敦煌壁画给我有重要的两点感受和启发:第一点,水墨和色彩不矛盾,比如在有些洞窟里,重彩和单色水墨是融合在一起的,有些洞窟里,在水墨的边上又有很多的重彩成分;第二点,工笔和写意不矛盾。我觉得“细笔”和“粗笔”这种说法可能更贴切、自然,按照壁画的需要,该细的地方就细,该粗的地方就粗,不对立、不矛盾。从本质上说,中国的传统绘画都是写意的,不过,文人写意更加强调了人格、修养、胸襟等等,这只是浅层的形式上的一个区别。

于:我们总说多样性,这无疑又表明艺术的多样性在越来越少,融合之后,多样性会越来越模糊,甚至每个文化的特性也在越来越模糊。

钱:文化上的多样性这个很重要,英人罗素说因为有多多样性这个世界才美丽,我信奉这个。中国绘画原本有着一套完整的语言系统和方法论,这套系统今天在表达上是否还有效?这个是我要去做的。我从古代壁画、版画等艺术形式里借鉴和吸收很多手法,同时又有意回避一些手法,比如剔除阴暗、比如写实手法等,我总试着通过归纳来表现生动性以及鲜活的感觉,尽量不啰唆。

于:传统的绘画语言体系如今有效与否,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。

钱:是的,而如果表达失败,我多半愿意归结为个人的能力不足,而不是这套语言系统的失败。

于:你当下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?

钱:核心问题还是传统的绘画语言体系在今天是否有效。而在面对这个核心问题时,其他问题也会伴随而来,问题往往会挑逗你的一种状态,让你有欲望地去画画,能在自身综合素质的支撑下将问题搞明白。

于:其实我觉得最后表达出来,还是

靠手上功夫,不过即便手上功夫跟不上,你还得尽量去表达出来。

钱:画画和个人的才情,以及对周围事物的认知有着很大程度的关联。一味地思考不能解决最终的问题,而这时有没有感觉就变得至关重要,感觉一开始只是一种模糊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,但它一定要走在你的前面,引领着你。而我想的就是如何追上它,这样可以让我安静下来,不那么浮躁。

于:我觉得你的性格是很理性的,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调理自己,不受外界干扰。

钱:我问过自己,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?运用了排除法,归结到最后,发现就是画画。现在我很清楚,除了画画以外,其他事情都不太重要。

于:从近期的画里可以见出你的这种感受,至少从画里能感受到你的快乐和忧伤、迷惘、信仰等等。

钱:这些最终还是要靠你的作品来实现,而不是靠话语、文字,或者别人来定义你。

于:你如何解释“洗象”这个主题?如何将其变为你理想的容器?

钱:事物本来面目其实是简单的,而人为却使其复杂。“洗象”实际上就是做减法,将表面的、附着的、次要的这些元素褪去,将最本质的东西呈现出来。越高级应该越简单、越直接,也最朴素。画画是单纯而快乐的事情。我希望把我的画很直接呈现出来,不要那么复杂,有冲击力和感染力就够了,不要过多地解释。哲学家在画中解释出了哲学,社会学家解读社会学,其实跟画家要做的事情没关系。

于:那是搞研究的事情。怎么画和怎么研究是两码事。

钱:一个画画的,实际上要面临的就是绘画的本质。我没有为解释者主观带进来的东西去做准备。

于:大家解决的途径不一样,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,各有所用。

钱:现实会带来情感上的冲击,比如现实的灾难、幸福的喜悦。这都会影响个人心情,画画的过程中会代入,可以充分地表达,也可以不表达,重要的是侧重点在哪里。过去,中国画所谓“画学”,即说明绘画有自身的脉络关系,形成了谱系脉络。我们需要读懂这个脉络。

于:脉络是清晰的。

钱: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局限性。我们上面的几代人的局限性是非常清楚的,虽然他们只在那个局限性里做了一点东西,但那一点东西能够做好已经很大了。

于:随着年龄、阅历增加,才发现做好一点事很难,何况去做一件要紧的事情。

钱:我经常调侃自己,只能在自己的局限性里头挣扎,看看能不能做出点东西来。

(节选自钱忠平、于量对话)



《洗象图》



《舞》



《黑猫》



《歌唱》